第一部分

千年之交的较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千年之末的较量

大阪城里的较量

——’99 大阪国际市民和平研讨集会见闻

岁末的日本大阪，寒风习习。然而，围绕着和平反战与历史观为主题的政治较量，却是异常激烈。

12 月 11 日下午 12 时 45 分，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市民代表，鱼贯而人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以“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62 周年、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尊重和维护历史、迎接和平新世纪”为主题的’99 大阪国际市民和平研讨集会将在此举行。

忽然，大门外传来一阵阵喧闹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砍掉松南原小学校松冈环的头”（松冈系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60 周年全国联络会负责人），“长崎原市长本岛滚回长崎去”（本岛曾因“天皇应对过去的战争负有责任”之说曾遭受右翼势力枪击）……循着噪音望去，几十辆涂有“大日本国乐队”、“报国青年社”等字样、架着大喇叭的宣传车，一遍遍地叫嚷着反动口号，从大街上游弋而来。

尽管外面的嘈杂声不时地传入会场，但与会者对右翼分子的拙劣表演纷纷嗤之以鼻，会议准时并按原定计划井然有序地召

开。美国华侨邵子平、日本教师松冈环、原日军侵华士兵铃木良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86 岁的张秀英老人从不同的角度，控诉了日军当年的种种暴行。会场内外，来自大阪、神户、冈山、京都等地的 30 多名青壮年，自发组成了市民自卫队，配合警方维持会议的正常秩序。

下午 5 时整，与会代表步出会场，走上了大阪街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手执一条“悼念南京大虐杀受难者”的白底黑字横幅，人群中还举着南京经济学院学生签名的“东史郎必胜”条幅。游行者一遍遍振臂高呼：“不许歪曲历史真相”，“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谢罪和赔偿”，“向性暴力、细菌战、强制劳工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打倒歪曲历史的反动势力”等口号。

被右派们扬言要砍掉其脑袋的松冈环此时也毫无畏惧地走在队伍最前面，不断地高声朗读《告大阪市民书》：“大阪市民们，62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了 30 多万南京市民，这是历史事实，不应歪曲和否认……”，许多大阪市民纷纷驻足观看，一些人还自发地加入游行队伍。

（原载 1999 年 12 月 13 日《南京日报》，与涂寅生合作）

南京大奸杀是日军对人类文明社会的集体犯罪[①]

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与进化，早已进入了文明社会。

人们奉行着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即使在战争条件下也不许例外。但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由于日本当局和军官们的纵容，在疯狂地进行大屠杀、无情地剥夺中国人生命权的同时，还大肆地奸淫妇女，强暴地剥夺中国妇女的人身权和名誉权，其狂虐残暴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给受害者及其亲属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与耻辱，不仅暴露了日军凶残、野蛮和暴虐的侵略本性，而且也是对人类文明社会的集体犯罪，是野蛮扼杀文明、兽性虐杀人性的突出案例，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一场大奸杀

根据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定，以及历史学界多年的研究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包括“屠杀、奸淫、焚烧、掠夺”四个方面的暴行。因此，大奸淫既属于大屠杀暴行的一部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大屠杀，因为它除了剥夺妇女的生命权外，还对其进行人身侮辱，是对文明社会中人权的大毁坏。

本文之所以称南京大奸杀，是因为：

① 本文为朱成山在’99 大阪国际市民和平研讨集会上的演讲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遭奸淫的妇女规模之大，受害者人数之众。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日军在攻占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① 而中国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报告指出“整个屠杀期间，共有 8 万名妇女遭受到强奸。”② 即使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定，一个月内在一座城市便发生了那么多起的强奸事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许多受害妇女惨遭先奸后杀的蹂躏。参与这场屠杀事件的加害者冈本健三说：“强奸妇女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更糟得很。……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应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把她们打死。……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③ 幸存的见证者蒋公谷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从 8 岁到 70 岁，从学生到尼姑，无一例外地实施强奸，然后杀掉。在这种野蛮的氛围中，日军的士兵发生了普遍地性变态，有些官兵甚至终日不扣军裤上的钮扣，将生殖器暴露在外，奸杀一个后又去追逐另一个。’④

日军在南京奸淫暴行竭尽野蛮和暴虐

1 不分昼夜地奸淫妇女。

据上海《大公报》的报道，在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淫的日子里，几乎“每日 24 小时，无一小时无妇女被日军拖出。”⑤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实际上，大部分的强

①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3 年版。
② 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洞富雄（日）：《南京大虐杀》，现代史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 蒋公谷：《陷京三月记》，载《南京文献》第 26 号，1939 年 2 月。
⑤ 上海（大公报），1946 年 7 月 30 日。

奸案都发生在大白天。”金陵大学神学院美国牧师麦卡伦在 1937 年 12 月 19 日日记中这样记述：“一周过去了，这里（南京）成了世上的地狱。强奸一强奸一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 1000 起，连白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如果有抵抗或者不答应的话，就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枪打死。我们能够在一天内写上数百件。民众在绝境中呻吟。”① 索奈教授于 1938 年 1 月 16 日在给毕范宇博士的信中写道：“南京几乎成为活地狱，没有地方，没有人是安全的。日本兵……公开地并在众目之下强奸上千名的妇女和女孩…… 每天白天晚上发生无数起强奸案。”②

2 不分地点地奸淫妇女。

老百姓的住宅、大学校舍、医院、宗教场所、外侨住宅、露天广场及野外空地等，均成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地方。下面举几则实例：

（1）在医院强奸。鼓楼医院威尔逊医生日记： 12 月 18 日晚 9 时 15 分，他提灯走进护士寝室内时，发现“他（一个日本士兵）正同 6 名护士在一起，且部分裸体。楼内所有护士吓得魂不附体，样子无法形容。”③

（2）在宗教场所强奸。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 年 12 月 18 日致日本大使馆函称：“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贵国士兵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于金陵神学院内一间大屋中央，对 7 名妇女进行强奸！”④ 贝德士也讲“在神学院内， 17 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位妇女”。⑤

（3）在大学校园强奸。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舍监夫人在远东

① 洞富雄 （日）：《南京大虐杀》，现代史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兽迹素描一失守后的南京》，载（闽政与公余）第 20 期。
③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④ 同上。
⑤ 同上。

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称：“荒淫之日军曾屡次冲入金女大校舍，将彼等认为最满意之女劫去。某夜有女生 11 人为日军强行带走，其中 9人遭日军蹂躏后释回，尚有 2 人,至今音信杳无。’①

（4）在外侨住宅强奸。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 12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兵闯入汉口路 5 号美籍医生邓尼尔的住宅，……他们奔到楼上的房间内，把两个女人拖到楼下，加以奸污，前后共达 3 小时之久。’②

（5）在广场等地强奸。“1938 年 1 月 30 日，年仅 16 岁的姚彩凤小姐，随母亲去鼓楼医院探视友人，行至鼓楼时，被两个日本兵拖到广场强奸。’③“1 月 31 日，17 岁的赖洪氏，被一日本兵拖至池塘旁桑树地内强奸了。’④

（6）在日本驻华使馆附近强奸。据贝德士 1937 年 12 月 31 日致日使馆参赞福田函称：“在头条巷靠近贵大使馆大厅，今日下午有 2 （个）日本兵蹂躏 1 （个）妇人”。⑤

3、不分对象地奸淫妇女。

日军强奸妇女，不问职业、不分对象，即使老妇、幼女、孕妇、尼姑等，均不放过，“12 月 20 日，在难民区西桥 41 号，一位 12 岁名叫李妮的哑女，被日军 3 人轮奸，惨不忍睹。”⑥“1938 年 2 月 5 日，3 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家中，一个把守大门，两个轮流奸污了一位已经 60 多岁的老妇，其孙子哭泣不已，被刺两刀。’⑦“一孕妇因将分娩，留居家中，被日军数名将其按倒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② 《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等编译， 1997 年版。
③ 《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④ （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⑤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⑦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轮奸，后又用刀将其腹部剖开，取出婴儿玩耍。”① “一位名叫松泉的女尼姑，于五福里 24 号尼姑庵内，被中岛部队士兵轮奸至死。”②

4、不择手段地奸淫妇女。

住中华门堆草巷丁小姑娘，遭 13 名日军轮奸，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遂被日军用刀刺小腹致死。家住娄子巷 50 号的市民程国栋，曾具文陈述其母遭日军轮奸并惨死的情景：“日军进城时，惨无人道地将我母先轮奸，继而用棍子由下部捅腹部，致母死亡。”③ 日军进城第 4 天，在水西门刘姓市民家中，见一少女，强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执一足，然后轮流强奸，继又强令其父脱去衣服，强奸其女，父不允，日军用刺刀猛刺，父女同时毙命。”④“某日，一被奸淫之女陈尸僵卧空地中，日兵强迫一市民与之行奸，该市民不从，遂死于非命，而该女尸亦被刺数刀。”⑤

对日军南京大奸杀的调查与结论

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性暴力的调查，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 从史料上对日军性暴力的记载看，历史上曾进行过两次调查：

第一次调查，始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一1938 年 2 月 26 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出于人道主义，曾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暴行，逐条记录

①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日寇暴行实录》，1938 年 7 月。
④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⑤ 郭歧：《陷都血泪录》，见《西京平报》，1938 年 8 月 7 日第二版。

核实，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这集中反映在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上述两书记载的日军暴行报告案例共有 444 件，其中强奸妇女的案件有 176 件，占 40％。由此可见，日军奸淫暴行之严重、惨烈，性暴力受害人数之广泛。但是，这些日军奸淫暴行的记录，仅仅限于安全区内，安全区外“其它各处的暴行，在这个时期，就非外侨的目光所能触及的。”因此，南京国际安全区外的广大城乡范围内究竟有多少妇女被强奸，他们无法统计。

第二次调查，是为审判日本战犯所作的法庭调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在对日军战犯进行审判时，为掌握确凿的证据，“两个法庭”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南京军事法庭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曾专门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全市张贴布告，号召南京人民起来揭发日军暴行。在其调查结果中，日军奸淫妇女的事件数以万计。例如，该法庭控诉呈文第 1123 号指出：“1937 年 12 月 16 日夜及 17 日，南京最少有 1000多名妇女被日军强行奸污。其中一妇女遭日军轮奸达 37 次之多。’控诉呈文第 2331 号指出：“1937 年 12 月 30 日，日军在青云巷 6 号抓走青年妇女 6 人，将她们带至城西某日军医院。妇女们白天洗衣服，晚上通宵遭轮奸，年龄较大的被轮奸 10—20 次，较年轻的且又长得好看一些的被轮奸 40 次之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强奸事件很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还是老年的妇女，多数被奸污了……在占领南京最初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①

2、现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的同时，也涉及到妇女受日军性暴力伤害的调查。

①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3 年版。

（1）对 1984—1985 年幸存者普查的资料分析

妇女受性暴力的调查，是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同步进行的，始于 1984—1985 年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过程中，这次调查历时 6 个月，共查出幸存者 1756 人，其中受性暴力伤害者 545 人，占 31%。在 545 人中，有 10 人是本人受害至今还活着的妇女。附表如下：

1984 年幸存者普查中对性暴力伤害的调查统计表

单位名称	证人数	受性暴力人数
玄武区	45	71
鼓楼区	26	50
白下区	30	34
建邺区	63	223
秦淮区	15	27
下关区	1	2
雨花台区	57	87
浦口区	15	16
栖霞区	16	26
其它地区	4	9
共计	272	545

（2）对1997 年学生普查幸存者资料的筛选

1997年 8 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市教委合作，发动南京市万名学生，在 1984 年普查幸存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幸存者普查，这次普查增加了六合、江宁、江浦、溧水、高淳五县，共查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213 人，其中妇女被奸淫的有 155 人，占 12.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97 年学生普查幸存者中对性暴力伤害的调查统计表

单位名称	证人数	受性暴力人数
玄武区	11	13
鼓楼区	12	14
白下区	11	16
建邺区	14	20
秦淮区	1	1
下关区	3	3
雨花台区	16	18
浦口区	5	5
栖霞区	12	13
大厂区	5	5
江宁县	25	36
江浦县	1	1
高淳县	3	6
溧水县	3	4
六合县	0	0
合计	122	155

自 1997 年以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待来信来访共 140 人，其中性暴力受害者有 17 人，占 11%。在这 17 人中，有两位是至今还活着的 70 多岁的妇女，她们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还是幼女（八九岁），却惨遭日军强奸。她们把受害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内心里达 60 余年，现在能说出来，需要很大的勇气。

（3）、1999 年以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深入进行幸存者调查时的新发现

从 1999 年 5 月开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组织部分专业人员，深入进行幸存者调查，目前已调查了 130 人。幸存者提供被强奸的妇女有 5 人，其中，有两位系幸存者本人，有两位系幸存者本人的母亲，一位受害者是举证人自己的姑母。此项工作正在继续之中。此外，我们对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调查，目前也正在进行之中。

南京大奸杀的结论：日军在南京的大肆奸淫暴行，涉及地域广泛，遍及城乡各处，安全区内外；被奸杀对象众多，各种不同阶层、职业和年龄的妇女均不能幸免；案发率高，有时一日内竟达千起以上；手段极其残忍，数人轮奸、先奸后杀，并伴有性虐待和性残暴，充分暴露了日军凶残、野蛮和暴虐的侵略本性，也是对全人类文明的集体犯罪。

南京大奸杀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日军会在南京放肆地奸淫妇女呢？究其原因主要有：

1、日本当局的庇护和纵容。

当时在南京的美、英等国人士，以国际团体名义，不断给日本当局和日本大使馆发去抗议和照会。仅 1937 年 12 月 14 日至 21 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先后几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并在照会内附录了日军烧、杀、淫、掠的罪行共 113 案，而日本当局对这一切一概置之不理，任其暴行扩大化。这是日本当局的“耀扬国威”、“膺惩支那”、“用武力使中国畏服”等国策决定的，性的问题几乎成了日军能否继续侵略战争的重要条件。

2 日本军官的放纵与参与。

日军将领企图以满足士兵一时的兽欲，来刺激他们的情绪，避免其思乡或反战的心理，所谓“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等，是为了培养一支侵略成性、征服世界的帝国军队。在成千上万起奸淫暴行中，有许

多正是由日本军官参与其中或率领士兵干的。

3 日军军纪松懈产生的直接后果。

占领南京后，日军军纪松懈，刻意放纵官兵，甚至于专门负责维持秩序和治安的日本宪兵，也直接参与强奸。据英国记者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记载：“有一天晚上，宪兵从金陵大学拖出一个女人行奸时，恰巧我们的李格斯（美国人）撞入，那宪兵就用刺刀相向，然后痛快地把那女人强奸了。”①

4 战胜者心理的驱使和作祟。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驱使和战争犯罪环境的影响下，日军官兵丧失了人性，文明也褪色为野蛮。他们视中国人为草木，视中国妇女为任意玩弄的玩物，尤其是在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更是有恃无恐。“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随便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②

5 大规模的集体犯罪。

正如德国驻华大使馆当时在给柏林的电报中指出的：“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③

①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水野靖夫（日）：《反战士兵手记》，巩长金译，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14 页。

③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3 年版。

控诉在东瀛

——性暴力受害者张秀英老人在日本作证纪实

“憋在心底 62 年的怨气，我要倾吐出来”

“我叫张秀英，今年 87 岁了。这回我到日本来，就是要控告 62 年前，日本侵略军强奸我的罪行……”

1999 年 12 月 5 日至 17 日，在日本大阪、东京、冈山、名古屋、神户、广岛等地的和平集会上，张老太太总是这样打开自己记忆的闸门，向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控诉了当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性暴行。

谈起心酸的往事，张大娘不禁老泪纵横。

她说：“那是 1937 年 12 月初的事。当时的南京人为了躲日本鬼子纷纷向北逃，而我们一家却从山东曹县向南走，先逃难到南京江北郊县的农村，在那里碰到了‘鬼子兵’。‘鬼子兵’把 20 多个年轻的‘小媳妇’和大姑娘带到一个空场上，威逼着我们脱去衣服，围着场子转圈子跑。当时的天气非常冷，我们冷得直打哆嗦，‘鬼子兵’拍着巴掌开心地纵声大笑。后来，有一个日本兵要我跟他走，我不肯。我怎能丢下孩子跟他走呢？和我一起的老大妈劝我说：‘我帮你看着孩子，你还是跟他去吧。他们有枪，你不同意会打死你的。’‘鬼子兵’将我带到一间破房子里，扒光我的衣服强奸了我。回来后，我羞愤地一个劲地哭着。正在这时，日本人烧房子了。我抱着 3 岁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

日本人烧毁了我当时住的房子，女儿被活活烧死在里面，衣服也被烧光了。我又哭又蹦又跳，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我抱着儿子开始逃难，又被日本兵逮着了。他把我带到一个破庙里，要强奸我。由于语言不通，他强行扒下我的裤子后，发现我身上‘月经’来了，非常恼火，骂我良心大大的坏了，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还用皮鞋往我身上乱踢，并从腰间掏出一把短刀，往我胸口刺来。我本能地用手一挡，左手食指被刀削开长长的一条大口子，白花花的骨头露了出来，痛得我蹲在地上大哭大叫，日本兵这才放过我。记得当时天下着大雪，我们躲在山上雪地里，由于又惊又冻的缘故，我得了一场大病，几个月发烧发寒，后来，用民间偏方治疗，病是好了，但留下肩风湿病的顽疾，以致于终生双手不能高举过肩，我的手指到现在也不能弯曲，留下明显的伤疤。”

在冈山和平集会上，一位听了张大娘回忆后泪水满面的日本妇女说：“我也是位女人，能体会到张妈妈心里的痛苦。请问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你有勇气说出这段耻辱的受害经过呢？”

张大娘坦率地告诉她：“这是件‘不光彩’的事啊。我有儿子、媳妇，还有孙子、孙女，怕她们面子不好看，所以，我把这事憋在心里头 60 多年了。去年，有些学生到我家去问我南京大屠杀的事，我还不好意思说，直到今年 8 月份，你们日本大阪有位女教师（指松冈环）到我家来，我才告诉她。把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说出来后，觉得舒服多了。我儿子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最近知道这件事后，鼓励我大胆地说出来，不要顾虑。他说：那不是你的过错，日本鬼子的犯罪历史一定要控告出来。”

“日本还有人要赖帐，我老太婆就是历史的证人”

12月 11 日中午，大阪国际市民和平研讨集会会场外面，突

然来了 55 辆日本右翼势力的宣传车，大喇叭里传来“南京大虐杀是虚构的”等口号，当翻译把日本右翼势力呼叫口号的内容告诉张大娘后，老人气得用竹拐杖把地敲得“笃笃”响地说：“日本人想要赖帐，我老太婆就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证人。我活了 80 多岁，一辈子不讲假话。虽然没有文化，但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事怎么会忘记呢？当时在南京农村的田埂上，水塘里，还有江边上到处有死人，大江里飘着许多尸体，怎么会说没有南京大屠杀呢？这些日本人还想在我们受害者的伤口上抹盐，使我们心里疼。”

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言论激怒了张老大娘，仿佛给她增添了许多力量。她说：“我年岁大了，腿脚不便，哪儿也不想去玩，但有要我说话的地方，你们一定要带我去。他们（指日本右翼势力）不要我说，我偏要说。我老太太没有几天好活了，但总不能把自己受辱的历史带进棺材，更不能允许一些日本人说瞎话。”于是，这位性格倔强但明白事理的耄耋老人，拄着她的竹拐杖，趔趄着身体，不仅去大阪、神户、冈山、广岛、名古屋、东京等日本许多座城市的集会上说，而且还到日本总理府、参议院、众议院、外务省去讲，经过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放送》等媒体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2 月 15 日，日本前众议院议长、现社会民主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土井多贺子女士，在她的众议院办公室里，认真听取了张大娘的诉说后，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说：“谢谢你给我讲自己亲身受害的历史，听了后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日中两国人民一定不要忘记那段不幸的历史。”土井委员长还邀请张大娘以及我们一行人合影留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